

百大家評註史記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百大評註史記

上海中華書局
印行

百大家評註史記卷之三

狀元 蘭嶠 朱之蕃 彙輯 會元 藹林 湯賓尹 校正

吳世家傳贊

穆眼侍讀李廷機評

吳基自泰伯而泰伯有隱德故太史公述孔子之言而表章之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蘇轍曰。太伯以國授王季。

逃之荆蠻。天下知文武之賢。而不知太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

與荆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

閱覽博物君子也。陳如崗曰。論泰伯之德而繼以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言不

哀也。知清濁一事。觀於周樂也。末句。纖束見微。知清濁句。

齊世家傳贊

春坊學士陳子

陞評

延陵季子亦

無愧泰伯者

故太史公闡

以一語曰。慕

義無窮。蓋高

少師學士王錫爵評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閑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魯世家傳贊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焦漪園曰。漢書云。魯濱洙。

齊之盛也開自太公而中興創伯自桓公自茲以後無其足稱者矣狀元脩撰焦竑

讓其所不當讓則讓亦爭也老少相讓幾於爭矣孔將微嘆之太史公觀慶父叔牙之亂以揖讓相尚而君臣之問至反戾若是故又嘆之探花編脩湯演尹評

姬姓後亡惟燕召公其醫家所謂冠羸壽考無是觀所養矣勢固不必強也

泗之聞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如也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怨愧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為道衰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鳳洲曰邱伯與季氏聞雞李氏鷄不勝遂憤邱伯邱伯而昭公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出奔焉

燕世家傳贊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至荆石曰召公聽政於甘棠之下后人見其樹而因不忍伐之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措音錯謂錯雜也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世豈非召公之烈耶

衛世家傳贊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茅鹿門曰初宣公為太子娶齊女見其美自納之而太子入齊令盜伏前途待之與太子白旄與盜約見白旄者殺之弟壽爭死為太子他娶太子母死齊女為夫人生子壽子朔遂惡太子宣公使弟壽爭死以相讓至荆石曰太子既行弟子壽知其謀勸太子勿行太子至見其弟之死也泣曰當殺者我也盜遂併殺太子既而歸報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又評

此天報善如

館師學士沈一

論意言禍起

婦色與申生

事同或父子

相殺云云言

皆因婦色以

相殺滅而不

知戒何哉

翰林庶吉士陸

金評

太史公作宋

世家而首叙

三仁所以宗

孔子故贊首

宋世家傳贊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荷晏曰。仁者愛人。三

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

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

是以三仁不同。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國以不寧者十世。索隱曰。公羊春秋有此說。左氏則無。訊焉。○黃震曰。按世家

弟穆公穆公不敢忘德。復立與夷為殤公子。歸周之本心。善矣。宣公舍子與夷立

不肖甚明。史訊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春秋之世。無寧國豈皆

讓使之然歟。當是時。人君溺私愛。廢嫡立庶。或以弟弑兄而攘。襄公之時。脩行

其國。子孫干戈相尋者。總總也。史不之譏。而譏宣公之讓何也。襄公之時。脩行

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韓詩

章句亦美襄公。○索隱曰。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周之太師得商頌十

二篇。以為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

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公羊傳曰。其

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公羊傳曰。其

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傷中國。闕禮義。喪之也。凌約言曰。言君

之敗乃傷中國。闕禮義。故多而褒之也。且以其能讓庶兄。目夷為嗣也。索隱曰。

襄公臨大事。不忘大禮。而君子或以為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

者愛人。三

微子仕之窮也。箕

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

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黃震曰。按世家

弟穆公穆公不敢忘德。復立與夷為殤公子。歸周之本心。善矣。宣公舍子與夷立

不肖甚明。史訊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春秋之世。無寧國豈皆

讓使之然歟。當是時。人君溺私愛。廢嫡立庶。或以弟弑兄而攘。襄公之時。脩行

其國。子孫干戈相尋者。總總也。史不之譏。而譏宣公之讓何也。襄公之時。脩行

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韓詩

章句亦美襄公。○索隱曰。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周之太師得商頌十

二篇。以為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

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公羊傳曰。其

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公羊傳曰。其

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傷中國。闕禮義。喪之也。凌約言曰。言君

之敗乃傷中國。闕禮義。故多而褒之也。且以其能讓庶兄。目夷為嗣也。索隱曰。

襄公臨大事。不忘大禮。而君子或以為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

也。太史稱之何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晉世家傳贊

翰林脩撰沈自

邵評

晉文公古明

君也獨舉忘

介推事以見

為君之難也

以明君照下

驕主言靈成

景厲悼皆驕

主也君道之

御其臣下固

不易哉總結

為君之難也

文端公王直評

此與莊辛幸

臣論並是巧

思奇詞

翰林編脩李大

武評

觀此詞當不

是楚之恒人

惜失其姓氏

兩浙文宗蘇潘

評

本忌秦而先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恥。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楚世家傳贊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

騏鴈。羅鷺。

沈蛟門曰。好字與後樂字相應。見我之好。非君子之樂比。

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

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

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鄭邳者。羅鷺也。

騏音其。小鴈也。鷺音龍。野鳥名。又小鳬有

青首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

王鳳洲曰。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不

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

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鳬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

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

李九我曰。朝張弓加右臂。俱是借弋一字來影說。

還射

欲言之售而以此投之也

又評

此二段開闢

論六國若不

知有秦者意

思何等含蓄

文莊公邱濬評

一發之樂再

發之樂散動

襄王楚人之

計巧矣

宗伯王世貞評

只將操弓發

矢之樂形容

弋取諸國而

語語湊巧句

謂長於諷喻

者雅美雅美

機評

謀臣智士多

以口舌中君

楚人好弓發

矢之論也

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

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邯鄲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綰繳蘭臺董思白曰綰音爭收也謂膺擊邯鄲國大梁

已了乃收弋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

出寶弓磬新繳王荆石曰磬音波射噉鳥於東海噉謂大鳥之有鈞還蓋長城

以為防顧涇陽曰環謂遠也蓋覆也言射者環遠朝射東莒東莒乃小夕發涓

丘須丘乃夜加即墨顧據午道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

之北舉矣東收北舉言盡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燕三國指齊趙則

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

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

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顧病者反疲勞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兩相戰伐

自然勇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茅鹿門曰漢中之地在楚懷王時

王出寶弓磬新繳涉鄢塞鄢塞處邑也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

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孫栢潭曰至此獨言秦而五國在所畧以負

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

鐘論本此

正義曰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為一竝趙西境也而無彊兵

又評

武靈胡服之

意與漢高

冠之意同

宮詹學士溫托

亦評

詞藻爛然可

誦然不足法

也六朝人不

善學之故流

為對偶之病

翰林檢討蕭雲

舉評

按寵戰國策

作窮

又評

按鮑彪云卒

世猶舉世言

舉世無能察

此

狀元脩撰朱之

著評

靈王本欲變

胡服而以世

人之必議寡

人為慮者蓋

試肥義之見

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

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至荆石曰趙簡子襄子是趙初起之祖故稱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

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正義曰龍貴寵也通達理也凡為人

臣。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制者得貴寵。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

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正義曰卒子律反盡也言盡世為敵弱。正義曰我為胡

困敵。人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勲。正義曰厚禮

也。義子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正義曰負留也言古周公孔子留衣冠禮

也。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正義曰言世有獨計智之思慮今吾將胡服。騎

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天下事以

則可有成。若猶豫不決。則必敗矣。所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

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陳如崗曰至德之人為俗所忌如

出於傳伍之上。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

功也。按鮑彪云舜有苗謂舜不用兵而舞干羽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

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

翰林侍讀馮夢

何如也

老聃至西戎

而效夷言夏

禹入縣國而

解下裳墨子

見荆王而文

錦吹笙非苟

達性隨時所

好也

翰林編脩鄒德

溥評

胡服則非而

言則是其言

或非而文則

佳

又評

兄弟字必誤

徐作元夷亦

未安

按兄弟國策

作先生

宗伯王世貞評

行政先信于

貴所謂行法

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張洪陽曰言世雖笑我為胡服然我服此以後則胡必歸我故胡地中山我必能有之則雖笑我亦不必恤矣於是遂胡服矣使王
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
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始也夷平也今寡人作
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
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
而功有所出從出玩此二句即前面與肥義言胡地中山我必有所欲遂而功有所
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也鄭玄解作為人君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
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等殊覺可笑矣
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
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絕句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
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
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狗智之所居也紀云初而狗齊萬物財用之所
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
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

宮詹學士董份

評
謁之句叔字
帶下讀
狀元脩撰康海

評
自中國至行
也似周官大
司徒文

又評

公子成所對

於象甚正於
見極當昔武
靈王堅執而
不可挽回也

故公子成卒
不免於從之

翰林學士全

叙評

按鮑彪云
越即漢東甌

閩粵

春坊庶子黃洪

憲評

大吳一作大

戎

文憲公學士宋

濂評
予揣摩武靈

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顧涇陽曰今舍中國衣冠
之服則未免以中國而變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

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
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

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孔索隱曰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

衽作右臂左衽謂右袒其臂也西越之民也西越之民也索隱曰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

南越故言甌越也輿地志云交趾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甌文身斷髮避龍則

西甌駱又在番吾之西南越及甌駱皆羊姓也世本云越羊姓也與楚同祖是

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却冠絺絺徐廣曰戰國策作絺

綦絨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絺絺耳此蓋言其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

女功絨縷之麤拙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縹也

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

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焦漪園曰

宜俗之同也中國同禮宜教之合也然禮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

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眾求

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
齊中山同之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

王之胡服其

所明告族臣

者曰將以此

代中山卻林

胡樓煩也觀

其異日胡服

西北畧胡地

欲從雲中九

原以襲秦不

幸而詐為使

者入秦卒為

秦所覺耳不

然武靈王因

而招胡地遠

至代上黨

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

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

騎射之備

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

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

索隱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

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

襄主并戎

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

累吾民

正義曰累上音計下力追反

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

而怨未能報也

全鳳洲曰先君以此為愧而此怨至今尚未報也

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

遠可以報中山之怨

季九我曰今變胡服以習騎射則近據上黨形勢之便而遠可以報中山昔日侵暴之怨此俱舉胡服之利見所當

變而叔順中國之俗

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醜

鄣故曰鄣事之醜

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

俗之聞臣之臯也

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

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

按淮南子云趙武靈王見趙文

趙造周紹趙俊

皆諫止王毋胡服

徐廣曰戰國策作紹紹音紹

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

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又評

騎射之備三

陽曰伏希神農專任教化不用刑誅黃帝殺蚩尤堯舜

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

變胡服本意

文穆公胡廣評

禮莫大於承

先故云欲繼

簡襄之意順

先王之志而

服從然而胡

服非訓也不

胡服未嘗不

可強國騎射

翰林庶吉士黃

志清評

趙武靈胡夏

服而強魏孝

文夏胡服而

弱雖然寧為

此不為彼也

君子謂武靈

之不善求強

沙邱之禍天

實報之以恃

倫矣

柱國文恪王整

評

反古之說皆

鈞金與羽之

類古所謂以

辨言亂舊政

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制不必一道而便國不

必法古孫栢潭曰先王制禮不必一道人君苟便於國胡服可變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

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

則是鄒魯無奇行也索隱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俗辟者民

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曰言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且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且

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

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黃葵陽曰齊等之民與俗同流賢者之人則與時通變而故常不足以泥

也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

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其後武靈王立王子何

為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為主父至荆石曰主父者言其為人主之義同而欲

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

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

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二年子勝為相封本原

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

又評也

邾魯違掖儒衣也何以謂之奇服註謬其所云二奇字皆奇邪之意言服奇志淫則邾魯儒服不奇者豈無一奇邪之行哉蓋當時邾魯之服雖儒而斷斷衰亂奇行實多故也

狀元脩撰焦竑

評

商君傳與此多同此所不載者二趙諫詞耳二事皆變古者也當時紀載與此所錄固不能無混歟然商傳文法古簡此文錯以他

施起靈壽符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

為代安陽君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地志云東安陽縣屬代郡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

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

有私乎至鳳洲曰此見公子章已足以為亂有私猶云有他志也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

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微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

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况蛟門曰此見田不禮又是見利之夫而今協同公子則其為亂必矣子任

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于患難而見誅殺也仁者愛萬

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

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

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季九我曰籍之者記此之言而此心期以無負也今畏不

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

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黃葵陽曰按肥義報李兌云必盡傳何為王不可懼章及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死者復更變生并見

在生者竝見傳王無變令我不愧之若荀息也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

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

語奇而四可
以參觀漢韓
安國王恢議
伐匈奴辨難
之詞亦間來
其數語
又評
太史公到此
却點出武靈
王雄心之所
以然
柱國大學士李
賢評
叙此一段為
武靈王不得
令終之案
翰林編脩李大
武評
亂亡之國往
往中此情樂
又評
此見何等端
恪而肥義不
之從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
矣
文端公王直評
按此即里克

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

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即下文高信也。正義曰上音申也。公子與田不禮甚

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

殘也。讒臣在中。主之靈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王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

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

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焦漪園曰肥義豫知公子作亂必假主父之命以召惠文王故命必先見己面也。

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孫栢潭曰無故而王乃入者言待己自家先試一試果無他故而後可使王入見主父也。

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

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

是乃欲分趙而主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邱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

十里。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張洪陽曰

應前若有召王者二句。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

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

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開字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開之開謂藏也。正義曰譚

荀息之言然
而此等執見
俱是執滯不
通所謂守株
刻舟者耶其
卒至危身危
君也宜哉
兩浙文宗蘇
評

李兌既勸肥
義又勸公子
成有備先事
之智李兌有
焉

又評

肥義此是何
等分明而優
游不制所以
失之語曰當
斷不斷反受
其亂此之謂
乎

宗伯王世貞評

君父在上而
太子監國此
殆不幸之
事非令典也
趙武靈王命

不責其反叛之罪
容其入宮藏也
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

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

不得又不得食探爵穀而食之（暴母遂曰穀爵子也○索隱曰生受哺者謂之穀）三月餘而餓死沙邱

宮（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邱縣東三十里應說是也）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

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申瑤果曰覆說一篇總上文）

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

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徐廣曰平秦廣）

（十四字）或無此三十二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元年（徐廣曰平秦廣）

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

為質（長義曰長安君者兵乃出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少子也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關）太后不肯大

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

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穀梁傳曰胥猶須也）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

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

后曰老婦恃輦而行（索隱曰東哲云趙惠文王子何者吳廣之甥娃藏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娃而納之至二十七）

其子何聽朝而從旁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啟讒間之言啟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也

榜眼探花李廷機評

此了武靈王

崩末一大案靡不有初鮮

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遺長安君質於齊若姪年十八王宮至此在六十有餘亦可稱老矣而東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誤也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稍解與感氣應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陳如崗曰按媼字春秋俱作太后顧涇陽曰愛燕后語微詞諷諫不敷不墮卒能有感悟也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董思白曰此兩語方是深說利害以感動之使知愛子者當為之計深遠也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